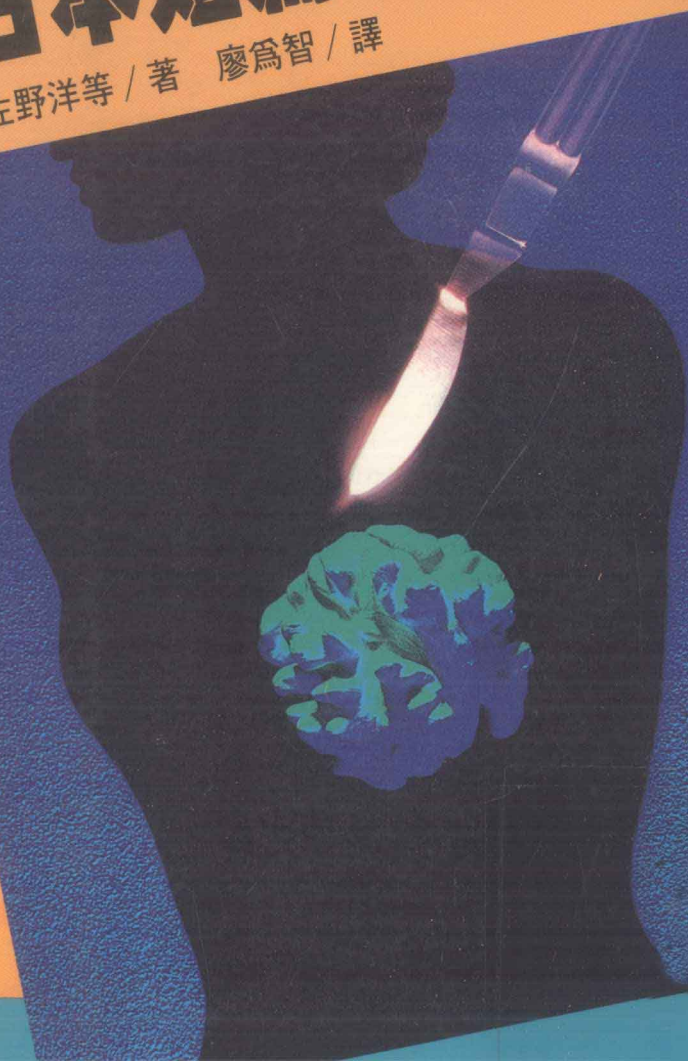


日本推理作家協會 編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

(之二)

佐野洋等 / 著 廖爲智 / 譯



〈之二〉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

佐野洋等 7 位／著

廖爲智／譯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2)

原著者 佐野洋等 7 位

譯者 廖為智

初版 77年 9 月

定價100元

發行人 張清吉

出版者 志文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中山北路7段82巷10弄2號

郵政劃撥 0006163-8號

電話 8719141・8719151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950號

印刷所 大誠印刷廠

地址 台北市萬大路71巷9號

缺頁或裝訂錯誤隨時可調換



日本短篇推理精選(2) 目錄

一	譯序
五	黑色捕繩 (藤澤周平)
六	眼光銳利的少年 (戶板康二)
一〇五	夭折與野狗 (大西赤人)
一二三	大家一起來 (多岐川恭)
一四七	蒙帕拿之娼婦 (戶川昌子)
一八九	背向而去的女人 (渡邊淳一)
二三五	滑梯 (佐野洋)

譯序

戰後日本推理小說界，名家輩出，每年單是發表在報章雜誌的小說就為數頗為可觀。等到歲暮年關，坊間便會出現由名家編選的「推理小說年度選」之類的集子。當然經過嚴格的汰篩之後，上榜的小說非有突出的技巧、功力和深度不可。本社深感一篇作品往往因各種評析的角度不同，有時不免有遺珠之漏，再加上國情、風習、品味上的差異，我們不得不承認作品的欣賞也是見仁見智。有鑑於此，本社敦請專家及譯者再從精選過的珠玉之作中，以客觀的角度，選出公認的傑作。這套『日本短篇推理精選』便是基於這種動機而發的。我們深信通過這重重關卡，展現給讀者面前的，將是經得起考驗的粹作品。本書選錄七篇推理小說傑作。上榜的作家，在日本都是赫赫名家。讀者不難從他們展現的布局、結構、文字、經營與刻畫人性的氣勢看出他們所達到的水平。「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他們布局、經營的嚴謹，鏗而不捨的創作精神是值得我們借鏡、學習的。

茲將本集所選七篇傑作，介紹如後。

『黑色捕繩』 藤澤周平的作品。志乃嫁到上總行家，丈夫房吉從小由寡母阿龍拉拔長大，婚後夫婦燕好之際，阿龍始終無所不在地在旁窺伺，三個月後志乃逃回娘家不再回去了。不久在

路上碰到小時候就認識的宗次郎。後來志乃無意中與退休的名捕快地兵衛談到邂逅的宗次郎，才知道宗次郎捲進一樁殺害名叫阿雪女人的命案中，地兵衛用盡心機要緝捕他歸案，可是宗次郎告訴志乃自己是冤屈的，他不是殺害阿雪的兇手，這樁疑案到底真相如何？作者以懸宕、俐落、有如電影般明快的手法處理這篇作品，讀來令人為之低徊、興歎。

『眼光銳利的少年』 戶板康二的作品。濱中真次和五十歲仍然獨身的伯父住在一幢高級公寓的五樓，因為騎腳踏車去買玩具模型，出了車禍扭傷右腳，只得躺在家裏朝南窗前的床上，欣賞外面的雲天、風景。女友鼓勵他寫日記——「雲的日記」，結果無意中看到一個頭戴無線呢帽的男子從馬路對面的大西家玄關慌張衝出來。不久警車來了，大西家的主人被殺害了。由於真次提供的有力線索，很快就將兇手緝捕歸案，偵查後發現兇手因為不能忍受電視機巨大的音量而殺死鄰居——這樁動機奇特的案件，鉤起這個獨身伯父濱中治郎一件沉埋的往事，引起了另一樁奇案。奇中奇，到底這是怎麼回事？

『夭折與野狗』 大西赤人的作品。作者以細膩、神秘、詭異、溫煦的筆法寫出罹患小兒癌的俊太郎，只剩下三個月的生命。他住在十五號病房，一天比一天衰弱，逐漸接近死神的懷抱。有一天，窗前忽然來了一隻髒兮兮的野狗，看起來也像患有重病的样子，於是俊太郎就拿餅乾餵牠。在大夫的眼裏，俊太郎和這隻野狗都已日漸接近死亡的邊緣，後來俊太郎在醫院嚥下最後一口氣息。足足有十天，大夫沒有再看到野狗出現。有一天，大夫却在馬路上發現這隻野狗，可是牠却強健有力，好像根本沒有生病的樣子……

『大家一起來』 多岐川恭的作品。龍介和明美這對年輕的情人沿着荒河河堤上漫步，他

（她）們心裏計畫着要殉情的事。但是決心要離開世界之前，他（她）們計畫把心中最憎惡的人幹掉。於是各自選好自己的目標，分別展開這項殺人的計畫。這對男女都有一段辛酸的身世，他們回顧自己走過來的步跡，認為這兩個他（她）們所要謀害的人，是造成他（她）們今天這種命運的主要關鍵人物——但是實行的結果呢？事與願違，天不從人願，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意料，經過一番周折，上蒼又使他（她）們的意願得償，誰用什麼方法實現了這個願望？

『蒙帕拿之娼婦』 戶川昌子的作品。作者以冶艷、詭秘、懸宕的筆法描寫法國巴黎的風情。全篇有如一部異色電影，一開始描敘一個全身裸裎的五十歲婦人，在高層建築物的工程現場被拖出來，不一會兒水泥漿彷彿貂皮大衣般覆蓋了這具潔白而肥胖的軀體，她便這樣在世界上消失了。服務於日本A百貨公司的廣田來到巴黎購買住村大師的畫作，他在巴黎買畫的這段期間，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艷遇，使他這一次法國之旅增添了永生難忘的經歷，瀰漫着異色、冶艷的風情，宛如一場春夢……

『背向而去的女人』 渡邊淳一的作品。作者渡邊本身是一位受過專業訓練的整形外科醫師。這篇作品描敘一個在大學醫院的研究室，拿兔子做實驗工作的醫師，在值夜的夜晚，突然聽到彷彿有什麼人踩着拖鞋的聲音。後來聽到竟是一個女人的嗚咽聲，待發現後，這個女人很快翻身跑掉了。結果發現這個女人剛才站着的地方是木架上放着圓筒型標本瓶子——原來瓶子裏的是浸在甲醛液裏的一個山峯形的乳房，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作者布局與處理流露着淡淡的傷感和

對生命一種無奈的嗟歎，非常動人，使人讀罷心中湧起無限的惆悵……。

『滑梯』 佐野洋的作品。作者採用的技法十分獨特、懸宕且具有震撼力，栃館爲了想與女友未樹子成婚，特地登門向準岳父丈人提親。沒有料到未樹子的父親似乎並不很贊同這門親事，而且追問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迫使栃館本來爲了求婚，結果披肝瀝膽地說出自己沉痛的往事。但是童年的往事並不如栃館的自白那樣——經過栃館的母親美佐子所供訴的，經由未樹子的父親說出的又是一番始料未及的說詞。這一切到底是誰的罪愆，命運之鎖鏈，好像窮追不捨地纏繞着芸芸衆生，這是天譴還是上蒼安排的網罟呢？

以上七篇短篇推理小說都是從卷帙浩繁的日本推理小說全集精選出來的。每一位作者似乎都使出渾身解數，把他（她）們各自的風格透過作品淋漓地表現出來，幾乎每一篇作品都流露作者對現實和人性深刻的觀察。譬如渡邊淳一『背向而去的女人』一文，這可以說是作者曾是一位外科醫師的體驗才能寫出這樣的故事，使讀者有一種身歷其境的真實感，其他諸作亦具有這種特質和難以企及的水準。

譯者 一九八八年六月六日

黑色捕繩

藤澤周平

藤澤周平 一九二七年生於山形縣，以嶄新感覺表現時代小說①。臥病五年後辭去教職，現任日本加工食品新聞總編輯。一九七一年以『蒼溟之海』獲全部讀物新人獎，一九七三年以『暗殺之年輪』獲第六十九屆直木文學獎。因布局落實及文章清新而頗受好評，為數不多的時代推理小說作家中的佼佼者，前途甚受矚目。

院 1

裏傳來用長柄剪子剪樹枝的聲音。以悵然的心情縫着衣服的志乃由於頻頻受到這單純的金屬聲的干擾，終於停下手來，吁了一口氣望着院前。輪廓端正的臉蛋上，一雙眼睛稍微細一點——這一點為她的表情帶來些微的憂愁陰鬱。定定望着院前時，她臉上的憂愁氣氛頓時消失，這時候的艷麗，令人看了心中不覺為之一震。

晚夏的陽光正灑在院前。燦然照射在修剪整齊的杜鵑花、滿天星等院裏草木以及庭石上的陽光格外強烈，由此可見這已是巳時（上午十點）已過的時刻。庭石的旁邊有一叢鳳仙花。這叢楚

① 以江戶時代或更早之時代為背景的小說。

楚動人的小花在強烈的陽光底下展露着慵懶的神態。

天氣並不燠熱。因為有風吹過院子，而這風相當乾燥，微微含有早秋的清涼。

（今天又沒有來——）——志乃嘆了一口氣心裏嘀咕着。離別了的丈夫房吉的臉浮現在她的眼前。她確信他至少會來看她一次才對。她是在上總行的婆家受到說不出苦的煎熬，所以才跑回來的，並不是由於不喜歡房吉而與之分離。她很想和他見一次面談談。

現在，望着晚夏的陽光，她心裏想着的是已過半年這個事實。這樣的等待應該是徒然的吧？信心一旦動搖時，覺得自己好像被房吉拋棄一樣，心情沉鬱之極。爲了要掃去心中不愉快的思緒似地，志乃又拿起了女紅。

「地兵衛爺爺，你可以收工了吧？」

這時，母親阿澤的聲音突然從隔着走廊的吃飯間傳了過來。剪樹聲音嘎然而止，驟然變得靜寂的院裏傳來「謝謝」的聲音和老人似的乾咳聲。

「請過來用茶。志乃，妳也來喝一杯怎麼樣？」

阿澤同時也對志乃喊了一聲。

「我不用啦。」

「別這麼說。妳應該休息一會兒嘛。」

阿澤命令似地說。出嫁後由於分離而回娘家來的這個女兒，事隔半年後還悶悶不樂地整天總把自己關在房間裏——阿澤對這一點頗爲耿耿於懷。志乃並不是不喜歡品茶，而是不喜歡和這個

她也認識的叫做地兵衛的老頭子見面。然而，要是不去，母親一定會到房間來叫吧？這也煩人，志乃於是索性站了起來。

站在屋簷下的木板走廊前，正要從腰際拿下菸草袋的地兵衛看到志乃就說：

「噢，小姐原來在家嘛。剪樹枝的聲音有沒有吵到妳呢？」

說完他就微笑一下。

由於這個微笑裏有安慰的感情，志乃只有搖搖頭報以微笑，可是，心情依然沉重。他離而回到娘家來窩着的自己當然不很光彩。雖然對方對這樣的自己有安慰的意思，可是，知道自己離開上總行之經緯的對方不是也流露着憐憫的神情嗎？

地兵衛以前是衙門的一名捕頭。

大半輩子吃捕頭飯的他，曾經辦過許多件大案子，而且極其厲害，足夠使江戶的歹徒聞名喪膽。這樣的他於兩年前辭去捕頭職不幹後，目前住在深川元街他的兒子開的花匠店，以幫忙幹活爲樂。雖然年齡已過六十，由於福相和皮膚潤澤，所以，他的模樣兒看起來和商人一樣。誰會想到這樣的他是四十年來嫉惡如仇的衙門捕頭呢？

設在三好街的木材商下田行——志乃的娘家——和地兵衛可以說淵源已久。很早以前，下田行雇用的一名叫做巳之藏的夥計曾經侵佔了一筆爲數相當大的公款。這件事情暴露後，巳之藏即將被繩之以法，而下田行的店譽也有可能受到玷污。當時，偶然聽到消息的地兵衛，雖然轄區不同，經由多方斡旋的結果，終於把這件事情化解掉。這樁事件發生於志乃出生前。從此以後，志

乃的父親儀左衛門對地兵衛格外仰仗，每每生意上發生糾紛時，一定要找他商量，或者是委託他斡旋以求解決。

儀左衛門於八年前去世，下田行由志乃的哥哥辰之助繼承後，和地兵衛之間的關係依然持續，而地兵衛後來辭去捕快差事後，就以花匠的身分繼續在下田行出入。

「地兵衛爺爺，這次要生的孫子是第三個吧？」阿澤說。

「是的。」

「是不是快要生了？」

「聽說是九月底的樣子。」

「你真好福氣。我不曉得什麼時候才能抱到孫子哩。嫁出去的女兒弄得這樣，而辰之助雖然快三十了，到現在還一點兒沒有想娶媳婦的意思——」

「少爺忙着顧生意嘛。」

地兵衛由於長久來的習慣，到現在還以少爺稱呼辰之助。

「才不是呢！他不娶媳婦兒，爲的是不想被人管，想要繼續逍遙自在——你說說看，這種兒子不是太不孝嗎？」

「娘！」

「好啦，妳嫌我囉嗦是不是？不客氣地告訴妳，娘對妳和辰之助的作風都看不慣。」

「不會啦，老太太，小姐一定很快會有讓您稱心滿意的親事的。」

地兵衛打圓場似地說。

「小姐是這一帶出了名的美人兒，年紀也還輕，重新開始的機會多着哩。」

「誰有重新開始的意思來着？地兵衛爺爺——」志乃說。

說這句話時，志乃突然想起宗次郎來。（不曉得他娶了太太沒有？）——她甚至有了這樣的遐想。

「娘，前些日子裏我見到做夢都想不到的人哪。」

「喏？妳是說什麼人呢？」

「就是宗次郎哥嘛。他以前常到家裏來玩，您應該記得的吧？他住在我們蓋的出租屋子……就是沒有母親，父親在我們的木材堆積場工作的那個嘛！」

「呃，我知道，妳說的是鐵叔叔是不是？對，他有一個兒子，年紀好像比妳大三、四歲吧？」

鐵叔叔後來離開我們的店，搬到石原去了呀。」

「記得那個時候我好像是十歲……。所以這是時隔十年後的重逢哩。」

「妳怎麼認得出來呢？」

「開始的時候我不認得，是他叫住我的。」

「小姐，這個宗次郎……」

沒想到地兵衛這時插嘴問道：

「是不是在淺草的馬道當金屬裝飾品工匠的那個呢？」

「這我沒有聽他說起。」

「人清瘦而個子高高，臉孔長得蠻俊的——」

「對，他可以說長得很帥哩。」

（自己畢竟是結過婚的人，竟說出這種輕佻的話來）——志乃爲自己的失態感到羞慚。

「你是不是也認識這個人呢？」

地兵衛側臉過去，望着樹影很濃的院前，吐了煙管的紫煙。沉默半晌後，地兵衛以冷然的態度說：

「這個人已經不在江戶才對。」

「……………」

志乃和阿澤面面相覷着。阿澤面有慚色地盯住女兒的臉。地兵衛冷然的態度不是意味着宗次郎曾經惹出什麼是非嗎？

「我看我該準備收工了，謝謝您的茶。」

地兵衛喝完最後一口已經冷了的茶，站起來後，看起來似地回過頭來問志乃道：

「宗次郎現在住什麼地方，這一點他有沒有告訴妳呢？」

「沒有。」志乃連忙搖搖頭說。

「我和他是在路上碰到的，只交談過兩三句而已。」

「是嗎？」

地兵衛依然站在那裏凝視着志乃的眼睛。志乃因自己內心的秘密被地兵衛偷窺到，覺得些微的寒慄。當時和宗次郎確實是在路上碰到的，不過，實際上交談的時間很長。那時要是宗次郎等着的人沒有來，兩人一定會聊得更久吧？

志乃本能地感覺到不能把事情對地兵衛說得太多。而地兵衛似乎看得出志乃這樣的心思，一雙眼睛執拗地盯過來不放。他那細縫着的眼睛閃都不閃一下。此刻露着這種眼光的他哪裏像是一名花匠，是個地道的捕頭啊！

志乃在發窘下只有如此說了——

「可是，這個宗次郎說不定和你說的是不同一個人哩。」

「……………」

地兵衛並沒有回答。將視線從志乃的臉上移開而微微苦笑——這是他的回答。

雖然他的臉上露出笑紋，而他的眼睛絕沒有笑意。這是發現到獵物的獵師的眼睛。在遠處的獵物還沒有察覺自己已被盯住，瞬間裏已將彼我間的處境捉摸——志乃由他殘忍的眼光窺探到這樣的情勢。

地兵衛以緩慢的動作收起菸草包，就無聲無息地消失到院子裏去。

「我說呀，志乃——」

阿澤一邊收拾茶具，一邊低聲說道：

「妳要小心不要惹上什麼麻煩。這個宗次郎要是被衙門通緝的，妳會吃不完兜着走啊。」

阿澤微黑而倔強的臉上依然有着悻色。志乃默然站立起來。她在內心裏感到忐忑不安。原來她正想着和母親同樣的事情。

然而，她的不安却由於不同的理由。如果宗次郎真如母親所說是被衙門通緝的人，結果，他由於自己的多嘴而被捕，這不就糟糕嗎？志乃爲這一點而感到不安。可是，這件事情也不能問剛走過去的老人啊。

志乃很想立刻和宗次郎見一次面。可是，她並不知道宗次郎人在何處。

2

見到宗次郎是大約十天前的事情。那天的天氣非常燠熱。

志乃當時正在心慌意亂的狀態之下。她由於怯情和屈辱身子發抖，自己都不知道什麼時候跑進廣德寺的門內了。她覺得婆婆阿龍會追趕上來，於是一口氣跑過偌大的寺院院前。來到這裏後，她更沿着寺堂繞到後院的方向去。她雖然慌亂，腦子裏却有快從寺堂後門溜出去的打算。

正朝着後門跑去時，有人從她背後喊了一聲——

「嘿！後面走不通啊。」

志乃悵然站住。這扇門不但上了門門，還掛着生鏽了的黑色大鎖！

發出聲音的人倚着離地面有一點距離的走廊上的木柱，站在那裏。這是穿着藍色浴衣、衣帶繫得緊緊的年輕漢子。這個人個子很高、臉頰清瘦、一雙眼睛相當銳利。志乃看得出這雙眼睛正

以探索的目光盯着自己。看樣子這不是寺堂裏的人才對。

男人沒有感情而銳利的視線爲志乃帶來另一種恐懼感，志乃呢喃一句「謝謝」就想要逃跑似地連忙轉身過來。剛要走過寺堂旁邊時，這個人又對着志乃喊了一聲「等一下！」

回頭一看，這個人正站在寺堂的轉角處。志乃真想拔腿就跑。院子裏只聽見蟬鳴，一個人影都沒有。然而，這個人並沒有要走上前來的氣勢，站在原地上說了一聲：

「妳……妳不是小姐嗎？」

志乃不覺瞠目。可是，這個人她不認識啊。他一定是認錯人了吧——志乃這就微笑着輕搖了一下頭。接着，她微微哈腰就準備轉身過去。

「妳不是下田行的小姐嗎？我是宗次郎呀。」漢子說。

朦朧的回憶浮上志乃的腦海裏來。然而，這個回憶太遙遠了，她一下子還不能把這個名字和站在眼前的人連結起來。一邊盯視着對方的臉，一邊緩緩移步到這個人的面前時，看見這個人的眼睛已不再發出炯炯目光，代之而起的是溫和的微笑。

由於微笑，這個男人的輪廓變得鮮明了。

「咦？」志乃發出輕微的驚叫聲。

「妳是不是想起來了？」

宗次郎說。帶着憂愁的清瘦的臉龐在微笑之下仍然有着陰鬱。他身上穿的衣服已經有些褪色，可見過的日子並不很好的樣子，雖然如此，志乃對他已經沒有任何警戒心了。